

凡人心迹

心中有书

王 郁

大学四年,我养成了去图书馆的习惯。课余时间,我大多在图书馆三楼东侧那个角落度过。那个座位靠窗,每当阳光穿过玻璃,便会在桌面洒下一片暖黄的光斑。我把书摊开在桌上,手指轻轻划过书页,一行行铅字便带着我穿越时空,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。在那里,我满心憧憬,盼望着有一天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书房,让书香常伴左右,让智慧在静谧中生根发芽。

然而,现实与梦想大相径庭。毕业后,我来到陌生的城市打拼,为了节省开支,与几个陌生人合租了一套小房子。房间狭小而拥挤,室友们作息不一,常常有人深夜还在客厅看电视、打游戏,电视声、谈笑声、游戏音效交织在一起,让人心烦意乱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想要静下心来读一本书,简直成了一种奢望。我的书房梦,就像被厚重的现实之墙隔绝在另一个世界,遥不可及。

人生百味

逛菜市场

李艺群

翻开《清明上河图》,张择端整幅画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的风貌。画里的虹桥和桥头大街,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摊贩:有卖鞋子的,有卖剪刀的,有卖饮料的,有撑船送货的……仿佛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船夫的喊号子声,满满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。原来这人间烟火,早八百年前就飘在汴河两岸了。

汪曾祺曾说:到了一个新地方,有人爱逛百货公司,有人爱逛书店,我宁可去逛逛菜市。看看生鸡活鸭、鲜鱼水菜、碧绿的黄瓜、通红的辣椒,热热闹闹,挨挨挤挤,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年轻时,我不能理解汪老所说的“生之乐趣”,总嫌菜市场太脏太乱。当了母亲之后才意识到,自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,但嗷嗷待哺的娃,却不能不吃不喝。要养好孩子,就必须与菜市场建立友好关系。

晨起,洗漱完毕,泡上一瓶奶,把孩子抱上婴儿车,就可以出门了。孩子坐在婴儿车上,双手捧着奶瓶,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奶,一边滴溜滴溜转动着黑葡萄似的眼珠子。看川流不息的车子,看来来往往的人流,看被主人带出门遛的狗狗。离菜市场还有半条街,香味就牵住了鼻子。

焙肉的焦香、混着海鲜摊的咸腥、卖鱼的老伯拖着长腔喊:“海蛎干,海蛎干——”,那调门儿活像戏台上的老生。鱼摊前总挤满人,各品种的鱼,装在一个个泡沫箱子里,一字排开。买鱼的人在摊前挑挑拣拣,买好鱼的人把鱼装在沥水小筐里,排着队等待杀鱼。杀鱼的师傅,一边咔吱咔吱地刮着鱼鳞,一边现场教学,手上的鱼是清蒸还是红烧好吃。老伯卖的鱼新鲜、价格实惠、称头足,所以生意好。

从肉摊走过,系着靛蓝围裙的老板娘用方言招呼我:“水的(美女),今天要吃什么?”我靠过去瞧了瞧。排骨码得整齐,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像大理石纹路。因她的那句“水的”,我成了她忠实的顾客。后来才知道,女老板冲着年轻女性顾客都喊水的,初知“真相”时,心里泛起了点点的酸,但这并不影响我继续死心塌地地关照她的生意。

蔬菜摊是打翻了的调色盘:顶花带刺的黄瓜还沾着露水,西红柿红得透亮,紫茄子还泛着油光。馒头铺的白汽裹着麦香往外冒,雾蒙蒙得像幅水墨画。

孩子最爱看活禽摊。关在竹笼里的鸡、鸭、鸽子,不知随时都有被相中、被宰杀的危险,在笼子里悠哉地啄着谷子,“咕咕”地叫着。临街店铺养的大橘猫,趴在地上打着盹,尾巴尖时不时晃两下。孩子冲着猫,“喵喵”地叫着,希望圆滚滚的猫能起来一起玩。

这些鲜活的声响与气味,织成了一张热气腾腾的网,把日子里的烦心事都滤净了。如果你累了倦了,就去菜市场逛逛,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,听听讨价还价的声音,在柴米油盐中,重燃对生活的热爱,在一饭一蔬之间,体验生活的真味!

逛菜市场成了我们娘俩每日的早课。一天,我突然有个奇妙的想法,如果张择端能穿越到现代,他会不会把现代的市井生活,搬进画布里。我必答:一定会的。无论在哪个时代,所谓的烟火气,不过是老百姓把每个日子,都过得有滋有味的模样。

往事随想

老座钟浑浑地连敲五下,震颤声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。窗棂外的晨雾尚未褪尽,像被揉碎的棉絮黏在篱笆上。外婆轻蹙小脚,竹篾篾磕在青砖地的脆响,混着粗陶瓮里“哗啦啦”倾泻的麦粒声,在堂屋里荡开一圈圈金浪。那交织着泥土芬芳的浓郁麦香,裹着阳光的温度,拂过脸颊时像外婆粗糙的手掌,哪怕时过多年,单是忆起,仍觉鼻尖酥痒难耐。

七岁那年芒种,我像个甩不掉的“小尾巴”,蹲在发烫的田埂边。大人们的镰刀贴着麦秆游走,沙沙声里混着麦汁迸裂的清甜,恰似春蚕咀嚼桑叶。麦穗沉甸甸地垂着脑袋,金黄的麦芒在风里打着旋儿,冷不丁扎进脚踝,疼得我直往外婆蓝布衫上蹭。“麦子性子急,日头一毒就该收,晚了

一次偶然的经历,让我对书房有了新的感悟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我在公园里散步,不经意间,看到一位老者坐在长椅上,读着一本破旧的书。他的眼神专注而深邃,仿佛周围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。我放慢脚步,悄悄观察着他。过了一会儿,老者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,抬起头,冲我笑了笑,然后继续低头看书。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,学问并不局限于书房之中,生活虽喧嚣,但知识却无处不在。只要心中有书,哪里都是学习的天地。

从那以后,我把书房的外延扩大了,不再局限于一间屋子。博物馆成了我常去的地方。在那里,我细细端详每一件展品,从古老的青铜器到精美的瓷器,从珍贵的书画到生动的雕塑,它们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。我静静地站在展品前,用心聆听它们的声音,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。此外,公园也成了我探索自然奥秘的课堂。我驻足观

察着每一株草木,看它们在四季更迭中生长、开花、结果;我观察着鸟儿的飞行轨迹,感受着它们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还有在街头巷尾,我侧耳倾听着百姓的故事;菜市场里,摊主与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中,透露出生活的艰辛与乐趣;网络上,海量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,我畅游其中,不断探索着未知的领域。我关注着时事新闻,了解着世界的动态;我学习着新的技能,提升着自己的能力。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学习,在任何时间思考,我将整个世界都视为书房。徜徉其中,我学习,我思考,也可以什么都不做,只为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,感受它的魅力。这样的“书房”,不仅不比我梦想中的书房逊色,反而更加丰富多彩,充满生机。

有位朋友曾来我家做客,看到我狭小的居住空间,不禁感叹道:“你知识这么广博,家里却看不到几本书。”的确,比起他那装修豪华、藏书丰富的书房,

我的阅读环境是多么嘈杂、多么简陋。他的书房里,书架林立,摆满了各种精美的书籍;书桌宽敞,摆放着电脑、台灯等学习用品。而我,虽然没有一间屋子作书房,但我拥有世界这个广阔的“书房”。如果我只是满足于抱怨环境的嘈杂,为不能实现的书房梦而满腹牢骚,又怎能发现这个知识无限、智慧无穷的“书房”呢?

人生在世,环境往往难以尽如人意。但只要心怀对知识的渴求,无论身处何地,都能拥有一个梦中的书房。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装饰,没有宽敞的空间,但只要心中有书,有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,那么,整个世界都将成为我们的书房。在这个书房里,我们可以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,可以探索自然的奥秘,可以了解社会的动态。我们可以自由翱翔,汲取无尽的智慧与力量,让生命在知识的滋养下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

千年传颂

葛厚远 摄

生活感悟

生命的灯盏

郝兴燕

老宅的阁楼里藏着一盏煤油灯。铜质灯座早已氧化发黑,玻璃灯罩上还留着烟熏的痕迹,像是岁月故意涂抹的暗影。我轻轻擦拭时,指尖触到灯芯调节旋钮,那上面有两道浅浅的凹痕——是祖母常年摩挲留下的印记。

这盏灯经历过真正的黑夜。父亲说五八年大停电时,全村只有我们家还亮着灯。祖母把灯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,邻居们便捧着粗瓷碗循光而来。灯光透过蓝花碗里的红薯粥,在每个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王木匠总爱凑近灯焰点旱烟,胡子差点被燎着时,孩子们就咯咯笑起来。那笑声撞在灯罩上,碎成许多细小的光点,落在褪了色的年画上。

灯盏最辉煌的时刻是在除夕。祖母会往灯油里添一勺桐油,火焰便窜得老高,把新贴的窗花映得通红。守岁时我常盯着灯芯发呆,看那截棉绳如何将浑浊的煤油变成跳动的精灵。有年雪特别大,电线杆倒了,我们家却依然明亮。祖父在灯下写春联,墨汁里调了金粉,每写一笔,灯光就在金粉里多藏一分。

后来通了电,煤油灯退居墙角。但每逢雷雨停电,它总会重新上岗。祖母擦火柴的动作永远优雅,“嚓”的一声,整个屋子的阴影都退后三步。我们围坐在灯旁剥花生,墙上的影子被放大成皮影戏。雨滴敲打瓦片的声音混着灯芯燃烧的细响,竟成了最

麦芒上的光阴

周俊杰

可就糟蹋了。”外婆的草帽下露出一缕白发,镰刀起落间,麦秆断面渗出的汁液,在她掌心染出淡淡的绿痕。我逞强学割麦,双手紧攥麦秆直哆嗦,镰刀未碰茎秆,麦子却已七倒八歪,引得田埂旁的表哥笑得前仰后合,惊起一群藏在麦浪里的蚂蚱。

正午骄阳似火,晒得头皮发麻,土地烫得能烙饼。大人们躲至树荫,捧起粗瓷碗“咕咚咕咚”灌凉茶,喉结滚动的声音和蝉鸣混作一团。我追逐蜻蜓奔至村口老槐树下,几位老人手持蒲扇唠家常。王大爷的旱烟袋磕在石凳“咚咚”作响,火星子溅进树根旁的蚂蚁洞里:“芒种芒种,连收带种。老天爷从不宽宥,收割完得赶忙播种,误了农时,秋冬锅里怕是无米下锅。”彼时年幼,只当是寻常老话,直待随外婆拾麦穗,方悟其深意。

弯腰良久,那时才懂后腰僵酸似被绳捆,眼前金星直冒。外婆却始终弓着背,将遗漏的麦穗逐一收入筐中,枯枝般的手指抚过麦芒:“每粒麦子都在阳光雨露中生长,若随意浪费,怎对得起土地的滋养与农人的汗水?”夕阳渐沉,拉长我俩身影,竹筐麦穗堆越高,压得双臂酸胀,才知收成饱含多少艰辛。有几粒顽皮的麦子从筐缝蹦出,滚进泥土里——那是给土地的谢礼。

进城求学后,芒种沦为日历上不起眼的字小。六月写字楼玻璃幕墙刺眼无比,空调嗡嗡作响,再无那带着露水的清新麦香。去年携子回乡,恰逢芒种。收割机“突突”地在麦田里穿梭,掀起的麦秆比记忆中矮了半截,可田埂旁众人依旧急得跺脚,与记忆分毫未变。小儿仿若我当年模样,蹲守田

埂,指尖捏起麦芒的样子,像极了我当年扯住外婆衣角的笨拙姿态。他痴迷地望着蚂蚁列队搬运麦粒,突然转头问我:“它们也在收粮食吗?”

我瞬间想起外婆训诫:“芒种不种,再种无用。”这何止道尽农桑?人生亦然,若错过播种良机,往后再勤恳耕耘,也难盼丰收。那些晨光中躬身劳作的身影,收获的分明是对生活的虔诚敬畏。暮色轻笼田野,新割麦秸堆成小山,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钻出来,打着旋儿裹住晒干的麦香。凝望天边晚霞,我豁然开朗:芒种启示世人,炎夏日子里,既要珍视眼前收获,又要播下新希望。曾经与麦芒相伴的岁月,早已融入血脉,化作往后岁月的坚实底气,而此刻田埂上,两代人重叠的身影,正是时光馈赠的另一种丰收。

凡尘一瞥

美味苕叶尖

程应峰

晨风拂过树梢,在窗前摇晃。我下楼去小区早点摊,见老板从竹篮里拣出一把鲜嫩的苕叶尖。它们纤长的叶片似翠羽般舒展,沾着清晨的露珠,在晨曦里泛着油亮的光泽。老板熟练地将它们洗净、控水,再裹入薄如蝉翼的春卷皮中,刷上蛋液,裹上一层金黄的面包糠。油锅里热油翻滚,春卷下锅的刹那,油花四溅,苕叶尖的清香裹挟着淀粉的焦香弥漫开来。

在摊前,咬一口炸好的春卷,那脆爽的苕叶尖在齿间发出细微的脆响,葱香与蒜香交织,嫩绿的叶片带着一丝丝清甜,让我瞬间想起了故乡的田野。

母亲说:“好菜长在田坎边。”四月天,我拎着竹篮随母亲走进红薯地。苕叶尖从褐色的泥土里钻出,顶着几滴露水,叶尖微微蜷曲,像初生的鹿角。母亲教我挑叶片舒展、茎秆柔韧的嫩尖,说这样的才脆嫩。我却永远分不清,老的嫩的一把掐,结果回家被数落:“这些苕叶尖都老了,炒出来像草纸。”母亲把那些老苕叶尖洗净,和酸菜一起炖猪蹄,煮出来的汤汁黏稠油亮,酸菜发酵的香气盖住了苕叶的土腥味。

有一年暑假,暴雨冲垮了后山的红薯地。秧藤被泥浆裹挟着倒伏一片,叶片上还沾着淤泥。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去清理,他用镰刀割掉损毁的藤蔓,把那些泡水发黄的苕叶尖摘下来,回家用淘米水浸泡。焯水时,那些叶片像被烫伤的孩子蜷缩成一团,浮在水面上。母亲没舍得丢弃,把它们切碎,掺

心香一瓣

栀子花又开

代宜喜

夏日,当万紫千红在骄阳下肆意张扬,那素白的栀子花却以一种优雅独立的姿态,悄然绽放在岁月的枝头。它没有牡丹的华贵,也无玫瑰的艳丽,却似一首隽永的诗,一阙淡雅的词,在时光的长河里,缓缓流淌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韵味,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。

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,栀子花开得格外繁盛。洁白的花瓣层层叠叠,宛如繁星点缀在翠绿的枝叶间,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。那时的我,背着行囊,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,踏上了离家考学的征程。回望故乡,村口那株栀子花树在风中摇曳,洁白的花朵仿佛在向我挥手告别,又像是在默默为我祝福。那一抹纯净的白,成了我对家乡最初的记忆,也成了我在异乡漂泊时最温暖的慰藉。每当学习遇到困难,或是思乡之情涌上心头,那缕熟悉的栀子花香便会穿越千山万水,萦绕在我的鼻尖,给予我勇气和力量,让我在迷茫中找到前行的方向。

二十多年前,我成为了一名井下工人。井下的世界,黑暗,潮湿,头顶的矿灯只能照亮眼前一小片区域,繁重的劳作常常让人精疲力竭。然而,每当我感到疲惫和无助时,家乡的栀子花便会在我的脑海中悄然绽放。那洁白的花朵,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;那淡雅的清香,仿佛是母亲温柔的抚摸,抚平了我内心的焦虑和不安。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,栀子花成了我精神的寄托,激励我在困境中坚守,不断学习,在挫折中成长。

十年前,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,我调入了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。从井下到机关,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创作,环境变了,工作内容也变了,但不变的是心中那份对栀子花的眷恋。每到



晨曦

李中 摄